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烏程嚴可均校輯

桓玄

玄字敬道，小名靈寶，温第六子。襲爵南郡公。孝武末，拜太子洗馬，出補義興太守，棄官歸。安帝初，自爲都督交廣二州，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不行。尋爲江州刺史，加都督荆州四郡，進後將軍，都督江荆襄雍秦梁益甯八州及揚州八郡，江荆二州刺史。元興初，舉兵犯順，自加總百揆，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領徐州刺史，復讓丞相，自署太尉，封楚王，加九錫。己元興二年受禪，改元永始。義兵起，伏誅。有周易繫辭注二卷，集二十卷。

鳳賦

伊口品之自口，亦在類而有別。惟羽族之殊誕，獨鸞皇而稱桀。邈

區宇㠯超摸撫翽陽于丹穴備六德㠯成輝奮藻翰之郁烈集崑峯而斂翼翔青冥㠯遐越藝文類聚九十初學記三十

鶴賦

惟茲禽之受命諒誕生于悠邈擢高距㠯自抗延脩頸㠯軒矚分赬玄㠯發藻通太素其如玉縱眇颺于雲衢豈四海之難局練妙氣㠯遵化孰百年之易促稅雲翮于三山升鸞臯于崑嶽藝文類聚九十

鸚鵡賦

有遐方之奇鳥超羽族之拔萃翔清曠之遐野棲高松之幽蔚羅萬里㠯作貢嬰樊紲㠯勤瘁紅腹赬足玄頷翠頂革好音㠯遷善效言語㠯自聘竆羽翮㠯應用充戲玩于軒屛藝文類聚九十一

眷儔侶而情殷文選顏延之贈王太常詩注

沙汰眾僧教

夫神道逵眇聖人之所不言然惟其制作所弘如將可見佛所貴

無爲憩勉在下絕欲而比者陵遲遂失斯道京師競其奢淫榮觀紛于朝市天府以之傾匱名器爲之穢黷避役鍾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廟乃至一縣數千猥成屯落邑聚游食之羣境積不羈之衆其所以傷治害政塵滓佛教固已彼此俱弊寔汙風軌矣便可嚴下在此諸沙門有能伸述經誥暢說義理者或禁行脩整奉戒無虧恆爲阿練若者或山居養志不營流俗者皆足以宣寄大化亦所以示物以道弘訓作範幸兼內外其有違于此者皆悉罷道高僧傳六出三藏記集十五作悉皆罷遣所在領其戶籍嚴爲之制速申下之幷列上也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宏明集十二

上疏理謗

臣聞周公大聖而四國流言樂毅王佐而被謗騎劫巷伯有豺獸之慨蘇公興飄風之刺惡直醜正何代無之先臣蒙國殊遇姻婭皇極常欲以身報德投袂乘機西平巴蜀北淸伊洛使竊號之寇

繫頸北闕、園陵脩復、大恥載雪、飲馬灞滻、懸旌趙魏、勤王之師、功非一捷、太和之末、皇基有潛移之懼、遂乃奉順天人、翼登聖朝、明離既朗、四凶兼澄、向使此功不建、此事不成、宗廟之事、豈可孰念、昔太甲雖迷、商祚無憂、昌邑雖昏、弊無三孽、因茲而言、晉室之機、危于殷漢、先臣之功、高于伊霍矣、而負重既往、蒙謗淸時、聖世明王、黜陟之道不聞、廢忽顯明之功、探射冥冥之心、啓嫌謗之塗、開邪枉之路者也、先臣勤王艱難之勞、匡復尅平之勳、朝廷若其遺之、臣亦不復計也、至于先帝龍飛九五、陛下之所㠯繼明南面、請問談者、誰之由邪、誰之德邪、豈惟晉室永安、祖宗血食于陛下一門、實奇功也、自頃權門日盛、醜政實繁、咸稱述時旨、互相扇附、㠯臣之兄弟、皆晉之罪人、臣等復何理可㠯苟存聖世、何顏可㠯尸饕封祿、若陛下忘先臣大造之功、信貝錦萋菲之說、臣等自當奉還三封、受戮市朝、然後下從先臣、歸先帝于玄宮耳、若陛下述遵

先旨追削舊勳竊塋少垂惻憫將盡之恩（晉書桓玄傳）

討元顯檄

案揚州刺史元顯凶暴之性自幼加長犯禮毀教發蒙如備居喪無一日之哀衰絰爲宵征之服綵觴于殷奠之時歡色于罔極之日劫略王國寶妓妾一朝空房此甚惡之始駭愕視聽者矣相王有疾情無悚懼幸災擅命揚州纂授遂乃父子同録比肩連案既專權重多行險暴恐相王知之杜絶視聽惡潛無聞俟斃日至萬機之重委之所嬖國典朝政紛紜淆亂又諷旨尚書使普敬錄公錄公之位非盡敬之所苟自尊貴遂悖朝儀又妖賊陵縱破軍殄民之後已爲都督親則刺史于宣降之日慨加崇進弱冠之年古今莫比宰相徽號已獨解錄推禍委罰歸之有在自古僭逆未有若斯之甚者取妾之僭殆同六禮乃使尚書僕射爲媒人長史爲迎客雙媵餞饗賀同長秋所謂無君之心觸事而發八日觀佛略

人子女、至人冢宿、唐突婦妾、廢封迄今、甫見易室之飲、晉靈吕來、忽有支解之刑、喜怒輕戮、人士割裂、治城之暴、一睡而斬、又吕四歲孽子、興東海之封、吳興殘暴之後、橫復若斯之調、妖賊之興、實由此釁、居喪極味、孫泰供其膳、在夜思遊、亦孫泰延其駕、泰承其勢、得行威福、雖加誅戮、所染既多、加之吕苦發樂、屬枉濫者衆、驅逐徙擯、死叛殆盡、改號元興、吕爲已瑞、恭之符命、于斯尤著、否極必亨、天盈其毒、不義不暱、勢必崩喪、取亂侮亡、實在斯會、三軍文武、憤踊即路、魏書島夷桓玄傳

荅會稽王道子牋

王珣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雖逼于同異嫌詭、才用不盡、然君子在朝、弘益自多也、時事艱難、忽爾喪失、歎懼之深、豈但風流相悼而已、其崎嶇九折、風霜備經、雖賴明公神鑒、亦識會居之故也、卒吕壽終、殆無所寘、但情發去來、寘之未易耳、晉書

王珣傳又御覽二百十一引晉中興書三百八十引謝安別傳

致會稽王道子牋

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昔國寶卒後，王恭不乘此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于明公也，而謂之非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用理之人，然後可以信義相期；求利之徒，豈有所惜，而更委信邪？爾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矣。阿衡之重，言何容易。求福則立至，干忤或致禍。在朝君子，豈不有懷，但懼害及身耳。玄忝任在遠，是以披寫事實。晉書會稽王道子傳

與袁宣都書論嘯

讀鄉張賦序，詠音聲皆有清味，然以嘯為髣髴有限，不足以致幽旨，將未至耶？夫契神之音，既不俟多贍而通其致，苟一音足以究清和之極。阮公之言，不動蘇門之聽，而微嘯一鼓，玄默為之解顏。

若人之興逸響、惟深也哉。藝文類聚十九、御覽三百九十二

與羊欣書

賢從情所信寄、暴疾而殞、祝予之歎、如何可言。世說傷逝篇、羊孚年三十一卒、桓玄與羊欣書云云、注引羊氏譜曰孚卽欣從祖

與殷仲堪書

今當入沔、討除佺期、頓兵江口、若相與無貳、可殺楊廣、若其不尒、便當率軍入江。晉書桓玄傳

與劉牢之書

今君戰敗則傾宗、戰勝則覆族、已是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唯理是宅、保其富貴、全其勳業、則身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俱窮、孰與頭足異處、身名俱滅、爲天下笑哉、夫明者見于無形、愚夫安于所耽、二者成敗、惟君圖之。藝文類聚二十五

與釋慧遠書勸罷道

夫至道緬邈，佛理幽深，豈是悠悠常徒所能習求。沙門去棄六親之情，毀其形骸，口絕滋味，被褐帶索，山棲枕石，永乖世務，百代之中，庶或有一髣髴之間。今世道士，雖外毀儀容，而心過俗人，所謂道俗之際，可謂學步邯鄲，匍匐而歸。先聖有言，未知生，焉知死，而令一生之中，困苦形神，方求冥冥黃泉下福，皆是管見，未體大化。迷而知反，去道不遠，可不三思。運不居人，忽然將老，可復追哉。聊贈至言，幸能納之。弘明集

與桓謙等書論沙門應致敬王者

玄再拜白頓首，八日垂至，舊諸沙門皆不敬王者，何庾雖已論之，而並率所見，未是以理相屈也。庾意在尊主，而理據未盡。何出于偏信，遂淪名體。夫佛之為化，雖誕以茫浩，推乎視聽之外，然以敬為本，此處不異。蓋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于三大，原其所重，皆在于資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將

㠯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于王者故尊其神器而禮實惟
隆豈是虛相崇重義存君御而已哉沙門之所㠯生生資存亦日
用于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霑其惠而廢其敬哉既理所不
容亦情所不安一代大事宜共求其衷想復相與研盡之比八日
令得詳定也桓玄再拜頓首敬議沙門不拜俗事一

與王謐書論沙門應致敬王者

沙門抗禮至尊正自是情所不安一代大事宜共論盡之今與八
座書向已送都今付此信君是宜任此理者遲聞德音沙門不拜俗事一

與釋慧遠書

沙門不敬王者既是情所不了于理又是所未諭一代大事不可
令其體不允近與八座書今㠯示君君可述所㠯不敬意也此便
當行之事一二令詳遣想君必有㠯釋其所疑耳王領軍大有任
此意近亦同遊謝中面共諮之所據理殊未釋所疑也今郭江州

取君苔可旨付之。

重與慧遠書

知已方外遺形，故不貴爲生之益；求宗不由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又云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如來言，理本無重，則無緣有致孝之情；事非資通，不應復有致恭之義。君親之情，許其未盡，則情之所寄，何爲絕之。夫累著在于心滯，不由形敬，形敬蓋是心之所用耳。若乃在其本而縱已形敬，此復所未之喻。又云佛教兩弘，亦有處俗之教，或澤流天下，道洽六親，固已協贊皇極，而不虛沾其德矣。夫佛教存行，各已事應，因緣有本，必至無差者也。如此則爲道者，亦何能違之哉。是故釋迦之道，不能超白淨于津梁，雖未獲須陁，故是同國人所蒙耳。就如來言，此自有道深德之功，固非今之所謂宜教者所可擬議也。來示未能共求其理，便大致慨然，故是未之喻也。想不惑留常之滯

而謬情理之用耳。沙門不拜俗事一

與劉遵書

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見劉裕何所道。宋書武帝紀上

四皓論

四皓來儀漢廷。孝惠以立。而惠帝柔弱。呂后凶忌。此數公者。觸彼埃塵。欲以救弊。二家之中。各有其黨。奪彼與此。其讎必興。不知匹夫之志。四公何以逃其患。素履終吉。隱以保生者。其若是乎。晉書殷仲堪傳

難王謐

來示云。沙門雖意深于敬。而不以形屈爲禮。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心。懺悔禮拜。亦篤于事。爰暨之師。逮于上座。與世人揖跪。但爲小異其制耳。既不能忘形于彼。何爲忽儀于此。且師之爲禮。以資悟爲德。君道通生。則理宜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極哉。

來示云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爲輕重也難曰外國之君非所宜喻而佛教之興亦其旨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強非常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畏服既畏服之然後順軌此蓋是大懼鬼神福報之事豈是宗玄妙之道邪道在則貴將異于雅音豈得被其法服便道在其中若以道在然後爲貴就如君言聖人之道道之極也君臣之敬愈敦于禮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以道在爲貴哉

來示云歷年四百歷代有三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日用于陶漸淸約之風無害于隆平者乎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爲證也曩者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衆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爲之檢耳今主上奉佛親接法事事異于昔何可不使其禮有準日用淸約有助于教皆如君言此蓋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傲誕之所益也今篤以祇敬將無彌濃其助哉

來示云，功高者不賞，惠深者忘謝，雖復一拜一起，豈足荅濟通之恩。雖曰夫理至無酬，誠如來旨，然情在罔極，則故自從之，此聖人之所以緣情制禮，而各通其寄也。若以功深惠重，必略其謝，則釋迦之德，爲是深邪，爲是淺邪，若淺邪，不宜以小道而亂大倫，若深邪，豈得彼肅其恭，而此弛其敬哉。沙門不拜俗事一

重難王謐

省示，猶復未釋所疑，因來告，復粗有其難。夫情敬之理，豈容有二，皆是自內以及外耳。既入于有情之境，則不可得無也。若如來言，王者同之造化，未有謝惠于所稟，措感于理本，是爲功玄理深，莫此之大也，則佛之爲化，復何以過茲。而來論云，津塗既殊，則義無降屈，宗致既同，則長幼成序，資通有係，則事與心應。若理在己本，德深居極，豈得云津塗之異，而云降屈邪。宗致爲是何邪。若以學業爲宗致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

由而稟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資通之悟更是發瑩其末耳事與
心應何得在此而不在彼又云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盡于一生
而不開萬劫之塗夫以神奇爲化則其教易行異于督以仁義盡
于人事也是以黃巾妖惑之徒皆赴者如雲若此爲實理行之又
易聖人何緣捨所易之實道而爲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
明矣將以化教殊俗理在權濟恢誕之談其趣可知又云君臣之
敬理盡名教今沙門既不臣王侯故敬與之廢何爲其然夫敬之
爲理上紙言之詳矣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篤于情本豈
是名教之事耶 前論已云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
者苟所通在斯何得非自然之所重哉又云造道之倫必資功行
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擬心宗極不可替其敬雖俯仰累劫
而非謝惠之謂請復就來旨而借以爲難如來告以敬爲行首是
敦敬之重也功行者當計其爲功之勞耳何得直以珍仰釋迦而

云、莫尚于此、邪、惠無所謝、達者所不惑、但理根深極、情敬不可得無耳、臣之敬君、豈謝惠者邪、沙門不拜俗事一

三難王謐

來難手筆甚佳、殊爲斐然、可以爲釋疑處、殊是未至也、遂相攻難、未見其已、今復料要、明在三之理、以辯對輕重、則敬否之理可知、想研微之功、必在苦愈析耳、八日已及、今與右僕射書、便令施行、敬事尊王之道、使天下莫不敬、雖復佛道無以加其尊、豈不盡言邪、事雖已行、無豫所論、宜究也、想諸人或更有精析耳、可以示仲文、

比獲來示、并諸人所論、並未有以釋其所疑、就而爲難、殆以流遷、今復重申前意而委曲之、想足下有以頓白馬之轡、知辯制之有耳、夫佛教之所重、全以神爲貴、是故師徒相宗、莫二其倫、凡神之明暗、各有本分、分之所資、稟之有本、師之爲功、在于發悟、譬猶荆

璞而瑩拂之耳若質非美玉琢磨何益是為美惡存乎自然深德在于資始拂瑩之功實㠯末焉既懷玉自中又匠㠯成器非君道則無㠯申遂此生而通其為道者也是為在三之重而師為之末何㠯言之君道兼師而師不兼君敎㠯弘之法㠯齊之君之道也豈不然乎豈可㠯在理之輕而奪宜尊之敬三復其理愈所疑駭制作之旨將在彼而不任此錯而用之其弊彌甚想復領其趣而遺其事得之濠上耳沙門不拜俗事卷一

南遊衡山詩序

歲次降婁夾鍾之初理檝將遊于衡嶺涉湘千里林阜相屬淸川窮澄映之流涯涘無纖埃之穢儵途逾邁未見其極窮日所經莫非奇趣始洗之旬始暨于衡嶽于是假足輕輿背言轂馳軒塗三百山徑徹通或垂柯跨谷俠獻交蔭或曲溪如塞已絕復開或乘步長嶺邀眺遥矚或憩興素石映濯水湄所㠯欣然奔悅求路忘

疲者，觸事而至也，仰瞻翠標，邈爾天際，身凌太淸，獨交霞景，周覽既畢，頓策崇阿，管絃竝奏，淸徵再響，思古永神，遊氣未言。初學記五

龍山獵詩序

故老相傳，大旱獵龍山，輒得雨，因時之旱，宵往畋之。渚宮舊事五

王孝伯誄

隆安二年，九月十七日，前將軍靑兗二州刺史太原王孝伯薨。

川岳降神，哲人是育，既爽其靈，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測倚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嶺摧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亡，邦國喪牧，于以誄之，爰旌芳郁。世說文學篇注引晉安帝紀

入京矯詔

義旗雲集，罪在元顯，太傅已別有教，其解嚴息甲，以副義心。晉書桓玄傳

禎祥矯詔

靈瑞之事，非所敢聞也。斯誠相國至德，故事爲之應，太平之化，于是乎始，六合同悅，情何可言。晉書桓玄傳

論賞劉裕等將士詔

劉裕以寡制衆，屢摧妖鋒，汎海窮追，十殄其八，諸將力戰，多被重創，自元帥以下，至于將士，並宜論賞，以敘勳烈。宋書武帝紀上

許沙門不致禮詔

門下：佛法宏誕，所未能了，推其篤至之情，故寧與其敬耳。今事既在己，苟所不了，宜豁諸光，且當寧從其略，諸道人勿復使致禮也。便皆使知聞。高僧傳六沙門不拜俗事二

詔報卞嗣之袁恪之

何緣爾，便宜奉詔。沙門不拜俗事二

又報

置之使自己，亦是兼愛九流，各遂其道也。沙門不拜俗事二

又報

自有內外兼弘者、何其于用前代理卿、區區惜此、更非讚其道也、

沙門不拜俗事二、

下書受禪

夫三才相資天人所以成功理由一統貞夫所以司契帝王之興、其源深矣自三五已降、世代參差、雖所由或殊、其歸一也、朕皇考宣武王、聖德高邈、誕啓洪基、景命攸歸、理貫自昔、中間屯險、弗克負荷、仰瞻宏業、殆若綴旒、藉否終之運、遇時來之會、用獲除姦救溺、拯拔人倫、晉氏以多難薦臻、厤數唯既、典章唐虞之準、述遵漢魏之則、用集天祿于朕躬、惟德不敏、辭不獲命、稽若令典、遂升壇燎于南郊、受終于文祖、思覃斯慶、願與僞兆、聿茲更始、晉書桓玄傳

下書封晉帝爲王

夫三恪作賓、有自來矣、爰暨漢魏、咸建疆宇、晉氏欽若厤數、禪位

于朕躬宜，則是古訓，授茲茅土，昌南康之平固縣奉晉帝為平固王，車旗正朔，一如舊典。晉書桓玄傳

受禪告天文

晉帝欽若景運，敬順明命，昌命于玄。夫天工人代，帝王所昌興，匪君莫治，惟德司其元，故承天理物，必由一統，並聖不可昌二，君非賢不可昌無主，故世換五帝，鼎遷三代，爰暨漢魏，咸歸勳烈，晉自中葉，仍世多故，海西之亂，皇祚殆移，九代廓盈之功，升明黜陟之勳，微禹之德，左衽將及，太元之末，君子道消，積釁基亂，鍾于隆安，禍延士庶，理絕人倫，玄雖身在草澤，見棄時班，義情理感，胡能無慨，投袂勉淸之勢，阿衡撥亂之績，皆仰憑先德遺愛之利，玄何功焉，屬當理運之會，猥集樂推之數，昌寡昧之身，踵下武之重，曆革泰之始，託王公之上，誠仰藉洪基，德漸有由，夕惕祇懷，罔知攸厝，君位不可昌久虛，人神不可昌乏饗，是用敢不奉昌欽恭大禮，敬

簡良辰，升壇受禪，告類上帝，以永綏民望，式孚萬邦，惟明靈是饗。晉書桓玄傳

桓謙

謙字敬祖，沖第二子，初以父功，封宜陽縣侯，累遷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孫恩之亂，出奔，徵拜尚書，元顯引為驃騎諮議參軍，轉司馬，元興初，為西中郎將、持節、都督荊益寧梁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尋為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加中軍將軍，改封寧都侯，拜尚書令，加散騎常侍，遷侍中、衛將軍、開府、錄尚書事，桓玄篡位，封新安王，領揚州刺史，玄誅，依桓振，振敗，奔姚興，興遣入蜀，為譙縱募兵東下，劉道規破斬之。

奏止百僚拜陵

百僚拜陵，起于中興，非晉舊典，積習生常，遂為近法，尋武皇帝詔，乃不使人主諸王拜陵，豈惟百僚，謂宜遵奉。宋書禮志二，又通典五十二，安帝元興元

年左僕射
桓謙奏

荅桓玄書明沙門不應致敬王者

中軍將軍尚書令宜陽開國侯桓謙等惶恐死罪奉誨使沙門致敬王者何庾雖論意未究盡此是大事宜使允中實如雅論然佛法與老孔殊趣禮教正乖人以髮膚為重而彼髡削不疑出家棄親不以色養為孝土木形骸絕欲出競不期一生要福萬劫世之所貴已皆落之禮教所重意悉絕之資父事君天屬之至猶離其親愛豈得致禮萬乘勢自應廢彌歷三代置其絕羈當以神明無方示不以羈檢視聽之外或別有理今便使其致恭恐應革者多非惟拜起又王者奉法出于敬信其理而變其儀復是情所未了卽而容之乃是在宥之弘王令以別荅公難孔國張敞在彼想已面諮所懷道寶諸道人並足酬對高旨下官等不諳佛理率情以言愧不足覽謙等惶恐死罪沙門不拜俗事一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蕭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十九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郭璞

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惠懷閒避亂過江宣城太守殷佑以爲參軍後爲王導參軍大興初除著作佐郎尋遷尚書郎母憂去職明帝初王敦起爲記室參軍以阻謀逆被斬敦平追贈弘農太守有爾雅注五卷音二卷圖十卷圖讚二卷方言注十三卷三蒼注三卷穆天子傳注六卷山海經注二十三卷圖讚二卷水經注三卷周易林五卷洞林三卷新林四卷又九卷卜韻一卷楚辭注二卷子虛上林賦注一卷集十七卷

巫咸山賦并序

蓋巫咸者實以鴻術爲帝堯醫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封斯山而因以名之乎

伊巫咸之名山。崛孤停而嶕峙。體岑崟以隆頹。冠崇嶺以峻起。配華霍以助鎮。致靈潤乎百里。爾乃寒泉懸涌。浚湍流帶。林薄叢蘢。幽蔚隱藹。八風之所歸起。游鳥之所喧會。潛瑕石。揚蘭茝。迴翔鵷集。凌鷁鷦鶩。禽鳥栖陽以晨鳴。熊虎窟陰而夕嘷。藝文類聚七

江賦

咨五才之並用。實水德之靈長。惟岷山之導江。初發源乎濫觴。聿經始于洛沫。攏萬川乎巴梁。衝巫峽以迅激。躋江津而起漲。極泓量而海運。狀滔天以淼茫。總括漢泗。兼包淮湘。并吞沅澧。汲引沮漳。源二分于崌崍。流九派乎潯陽。鼓洪濤于赤岸。淪餘波乎柴桑。綱絡羣流。商摧涓澮。表神委于江都。混流宗而東會。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漰沛。滈汗六州之域。經營炎景之外。所以作限于華裔。壯天地之嶮介。呼吸萬里。吐納靈潮。自然往復。或夕或朝。激逸勢以前驅。乃鼓怒而作濤。峨嵋為泉陽之揭。玉壘作東別之標。衡

霍磊落㠯連鎮、巫廬嵬崛而比嶠、協靈通氣、濆薄相陶、流風蒸雷、騰虹揚霄、出信陽而長邁、淙大壑與沃焦、若乃巴東之峽、夏后疏鑿、絕岸萬丈、壁立赮駮、虎牙嵥豎㠯屹崒、荊門闕竦而盤礴、圓淵九回㠯懸騰、湓流雷呴而電激、駭浪暴灑、驚波飛薄、迅澓增澆、涌湍疊躍、砯巖鼓作、漰湱澩灂、㵐𤄷潰濩、泧漷潏湟、淴泱滌潤、潤淪漩澴、滎瀯渨灅、濆溭淢濜涓、龍鱗結絡、碧沙瀢瀢而往來、巨石硉矹㠯前卻、潛演之所汩淈、奔溜之所㵿錯、厓隒爲之泐嵃、碕嶺爲之喦崿、幽𡼏積岨、礐硞碏礭、若乃曾潭之府、靈湖之淵、澄澹汪洸、瀇滉囦泫、泓汯洞澋、涒鄰𤀢潾、混澣灦渙、流映揚焆、溟漭渺湎、汗汗沺沺、察之無象、尋之無邊、氣滃渤㠯霧杳、時鬱律其如煙、類胚渾之未凝、象太極之構天、長波浹渫、峻湍崔嵬、盤渦谷轉、凌濤山頹、陽侯砐硪㠯岸起、洪瀾涴演而雲迴、峾淪溛瀤、乍浥乍堆、豃如地裂、豁若天開、觸曲厓㠯縈繞、駭崩浪而相礧、鼓㕡窟㠯

漰激乃溢湧而駕隈、魚則江豚海狶叔鮪王鱣、鯼鮆鰊鮋、鯪鰩鯩鰱、或鹿觡象鼻、或虎狀龍顏、鱗甲鏘錯、煥爛錦斑、揚鰭掉尾、噴浪飛唌、排流呼哈、隨波遊延、或爆采吕晃淵、或嚇鰓乎巖間、介鯨乘濤吕出入、鯼紫順時而往還、爾其水物怪錯、則有潛鵠魚牛、虎蛟鉤蛇、蝓螹蠑蝟鰿、鼃鼊鼅王珧海月、土肉石華、三蝬蜌江、鸚螺蜁蝸、璅蛣腹蟹、水母目蝦、紫蚢如渠、洪蚶專車、瓊蚌晞曜吕瑩珠、石蜐應節而揚葩、蚼蟓森衰吕垂翹、玄蠣磈磥而碨啞、或泛瀲于潮波、或混淪乎泥沙、若乃龍鯉一角、奇鶬九頭、有鼈三足、有龜六眸、赬蟞胏躍而吐璣、文魮磬鳴吕孕璆、偹蠵拂翼而掣耀、神蜧蝹蜦吕沈遊、騂馬騰波吕噓蹀、水兕雷咆乎陽侯、淵客築室于巖底、鮫人構館于懸流、雹布餘糧、星離沙鏡、青綸競糾、縟組爭映、紫菜熒曄吕叢被、綠苔鬖髿乎研上、石帆蒙籠吕蓋嶼、萍實時出而漂泳、其下則金礦丹礫、雲精燭銀、珕珋璿瑰、水碧潛瑴、鳴石列于陽渚、

浮磬肆乎陰濱，或頹彩輕漣，或焆曜崖鄰，林無不溽，岸無不津。其羽族也，則有晨鵠天雞，鴢鶿鷗鷸，陽鳥爰翔，于以玄月，千類萬聲，自相喧聒，濯翮疏風，鼓翅翻翐，揮弄灑珠，拊拂瀑沫，集若霞佈，散如雲豁，產毻積羽，往來勃碣。橉杞稹薄于潯涘，栛槤森嶺而羅峯。桃枝篔簹，實繁有叢，葭蒲雲蔓，纕以蘭紅，揚皜毦，擢紫茸，蔭潭隩，被長江，繁蔚芳蘺，隱藹水松，涯灌芊萰，潛薈葱蘢。鯪鯥跻踻于垠隒，獱獺睒瞲乎厱空，迅蜼臨虛以騁巧，孤玃登危而雍容，夔𧳜翹踛于夕陽，鴛雛弄翮乎山東。因岐成渚，觸澗開渠，漱壑生浦，區別作湖，澄之以瀲灩，潨之以尾閭，標之以翠蘙，泛之以遊菰，播匪蓺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鱗被菱荷，攢布水蓏，翹莖瀵蘂，濯穎散裹，隨風猗萎，與波潭沲，流光潛映，景炎霞火。其旁則有雲夢雷池，彭蠡青草，具區洮滆，朱滻丹漅，極望數百，沆瀁皛溔。爰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逵傍通，幽岫窈窕，金精玉英瑱其裏，瑤珠怪石琗其

表驪虯摎其址，梢雲冠其嶸，海童之所巡遊，琴高之所靈矯，冰夷倚浪以傲睨，江妃含嚬而矊眇，撫凌波而鳧躍，吸翠霞而夭矯。若乃宇宙澄寂，八風不翔，舟子于是搦棹，涉人于是檥榜，漂飛雲，運艅艎，舳艫相屬，萬里連檣，泝洄沿流，或漁或商，赴交益，投幽浪，竭南極，窮東荒。爾乃䨦雺晙于清旭，覘五兩之動靜，長風颹以增扇，廣莫颺而氣整，徐而不飈，疾而不猛，鼓帆迅越，趠漲截泂，凌波縱柂，電往杳溟，歘如晨霞孤征，眇若雲翼絕嶺，倏忽數百，千里俄頃，飛廉無以睎其蹤，渠黃不能企其景。于是蘆人漁子，擯落江山，衣則羽褐，食惟蔬䲜，栫澱為涔，夾潨羅筌，筩灑連鋒，罾䍐比船，或揮輪于懸碕，或中瀨而橫旋，忽忘夕而宵歸，詠採菱以叩舷，傲自足于一嘔，尋風波以窮年。爾乃域之以盤巖，豁之以洞壑，疏之以沲汜，鼓之以朝夕，川流之所歸湊，雲霧之所蒸液，珍怪之所化產，傀奇之所窟宅，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乎精魄，播靈潤于千里，越岱

宗之淵府及其譎變倏怳符祥非一動應無方感事而出經紀天地錯綜人術妙不可盡之于言事不可窮之于筆若乃岷精垂曜于東井陽侯遯形乎大波奇相得道而宅神乃協靈爽于湘娥駭黃龍之負舟識伯禹之仰嗟壯荊飛之擒蛟終成氣乎太阿悍要離之圖慶在中流而推戈悲靈均之任石歎漁父之擢歌想周穆之濟師驅八駿于黿鼉感交甫之喪佩愍神使之嬰羅煥大塊之流形混萬盡于一科保不虧而永固稟元氣于靈和考川瀆而妙觀實莫著于江河文選藝文類聚八

鹽池賦

水潤下以作鹹莫斯鹽之最靈傷峻岳以發源池茫爾而海渟嗟玄液之潛潤羌莫知其所生熙金葩之融炎穎羅結而淪瀐狀委虵其若漢流漫漫以漭漭呼鑿鑿以粲粲色皜然而雪朗揚赤波之煥爛光旰旰以晃晃隆陽映而不燋洪涔沃而不長磊崔嵯嶵

鍔剡綦方，玉潤膏津，雪白凌岡，粲如散繭，煥若布璋。于是漫口丹盤，薄掇重床，紫淪灑炎，紅華籠光，爛然漢明，晃爾霞赤，望之絳蒸郎之雪積，翠塗內映，赬液外羅，動而愈生，損而滋益。若乃煎海鑠泉，或凍或漉，所贍不過一鄉，所營不過鍾斛，飴戎見軫于西鄙，火井擅奇乎巴濮，豈若茲池之所產，帶神邑之名嶽，吸靈潤于河汾，總膏液乎滄涷。藝文類聚九又書鈔一百四十六引六條

井賦

益作井，龍登天，鑿后土，洞黃泉，潛源洊臻，潏潏涓涓，幽溟圓停，潔洞湲玄，爾乃冠玉檻，螢鱗錯，鼓鹿盧，揮勁索，飛輕祛之繽紛，手爭鶩而互攬，長綆委蛇，以曾縈兮，瑤甕龍騰而灑，激氣霧集以杳冥兮，聲雷駭而淵激，乃回澄以靜映，狀冏然而鏡灼，挹之不損，停之不溢，莫察其源，動而愈出，信潤下而德施，壯邑移以不改，獨星陳于丘墟兮，越百代而猶在，守虛靜以玄澹兮，不東流而注海。藝文類聚

凡初學記七御覽一百八十九怪季桓之穿井兮乃獲羊于土缶重華蒼而龍化兮子求鑒己忘醜初學記七

流寓賦

戒雞晨而星發，至猗氏而方曉，覩屋落之騤燧，顧徂見乎巨冢。嗟城池之不固，何人物之希少。越南山之高嶺，修焦巨之微路，駭斯徑之峻絕，感王陽而增懼。詰朝發于解池，辰中暨乎河北。思此縣之舊名，蓋曩日之魏國。詠詩人之流歌，信風土之儉刻。背茲邑之迴遊，何險難之多歷。望陝城于南涯，存虢氏之疆埸。實我姓之攸出，遡有懷乎乃迹。陟函谷之高關，壯斯勢之險固。過王城之巨墉，想穀洛之合鬬，惡王靈之壅流。奇子喬之輕舉，遊華蓋而永懷。乃凭軾己寓目，思文公之所營，蓋成周之墟域。藝文類聚二十七

南郊賦

于是時惟青陽，日在方旭，我后方將受命于靈壇，乃改步而鳴玉

升金軒、撫太僕、揚六轡、齊八駿、列五幡于一元兮、靡日月乎黃屋、矯陵烏以偵候兮、整豹尾于後屬、武騎佐以清道兮、被練煥以波燭、爾乃造廣場、莫壇庭、百寮山立、萬乘雲屯、延祝史、肆玉牲、登圜丘、揖太清、禮羣望、告皇靈、天澄其氣、日朗其精、飛廉鼓舞于八維兮、豐隆擊節于九冥、祝融穆清而肅侍兮、陽侯澹以中停、于是司烜戒燧、火烈具炳、宗皇祖而郊祀、增孝思之惟永、郊寰之內、區域之外、雕題卉服、被髮左帶、駿奔在壇、不期而會、峩峩羣辟、峀峀黎庶、想懷聖猷、思我王度、事宗其儀、服尚其素、化無不融、萬物自鼓、振西北之絕維、隆東南之撓柱、廓清紫衢、電埽神宇、風馬桂林、抗旌琳圃、五岳不足以迴其勳、九韶不足以贊其舞、饗駭鬼方、聲震崐隴、倒景望風、龍淡企踵、爛若列星之環辰、威雲騰而海涌、此蓋和氣旁通、玄羅潛總、自然之感、歎而遂動、藝文類聚三十八　初學記十三

弊棹擢秀于祖邑、水經贛水注　藝文類聚十

登百尺樓賦

在青陽之季月、登百尺以高觀、嘉斯遊之可娛、乃老氏之所歎、撫淩檻以遥想、乃極目而肆運、情眇然以思遠、悵自失而潛愠、瞻禹臺之隆崛、奇巫咸之孤峙、美鹽池之滉汗、察紫氣而霞起、異傅巖之幽人、神介山之伯子、揖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嗟王室之蠢蠢、方構怨而極武、哀神器之遷浪、指綴旒以譬主、雄戟列于廊枝、戎馬鳴乎講柱、寤苕華而增怪、歎飛駟之過戶、陟茲樓以曠眺、情慨爾而懷古、藝文類聚六十三

蜜蜂賦

嗟品物之蠢蠢、惟貞蟲之明族、有叢瑣之細蜂、亦策名于羽屬、近浮遊于園薈、遠翱翔乎林谷、爰翔爰集、蓬轉飆迴、紛紜雰亂、混沌雲頽、景翳燿靈、響迅風雷、爾乃眩猨之雀、下林天井、青松冠谷、赤蘿繡嶺、無花不纏、無陳不省、吮瓊液于懸峯、吸潁津乎晨景、于是

迴薄林篁、經營堂窟、繁布金房、疊構玉室、應青陽而啓戶、□□□□□□咀嚼華滋、釀㠯爲蜜、自然靈化、莫識其術、散似甘露、凝如割肪、冰鮮玉潤、髓滑蘭香、窮味之美、極甜之長、百藥須之㠯諧和、扁鵲得之而術良、靈娥御之㠯艷顏、□□□□□□爾乃察其所安、視其所託、恒據中而虞難、營翠微而結落、徽號明于羽族、闡衞國乎管籥、誅戮峻于鐵鉞、招徵速乎羽檄、集不謀而同期、動不安而齊約、大君㠯總羣民、又協氣于零雀、（本注蜜一名零雀）每先馳而聲字、番巘穴之經略、（書鈔一百四十七引四條藝文類聚九十七御覽九百二十八又八百五十七誤作郭珍）

蚍蜉賦

惟洪陶之萬殊、賦羣形而遍灑、物莫微于昆蟲、屬莫賤乎螻蟻、淫淫奕奕、交錯往來、行無遺迹、驚不動埃、迅雷震而不駭、激風發而不動、虎賁比而不慴、龍劍揮而不恐、乃吞舟而是制、無小大與輕重、因無心㠯致力、果有象乎大壑、出奇膠于九眞、流赬液其如血、

飾殷人之喪輿，在四隅而交結，濟齊國之窮師，兮由東山之高垤，感蒲陽以潛出，兮知將雨而封穴，伊斯蟲之憑脉，乃先識而似悊，書鈔一百五十八，藝文類聚九十七，御覽九百四十七

黿賦

應玄甫之喪佩，懸神使之纓羅。初學記三十

辭尚書郎表

今當以劣弱之質，充當貴之官，以無用之才，當繁劇之任，且臺郎清選，論望宜允。北堂書鈔六十引爾除

省刑疏

臣聞春秋之義，貴元慎始，故分至啟閉，以觀雲物，所以顯天人之統，存休咎之徵，臣不揆淺見，輒依歲首粗有所占，卦得解之既濟，案爻論思，方涉春木王龍德之時，而為廢水之氣來見乘，加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為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以義推

之、皆為刑獄殷繁理者有繼濫、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蝕
月、月者屬坎羣陰之府、所以照察幽情以佐太陽精者也、太白金
行之星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壞其所以為法者也、臣
術學庸近不練內事、卦理所及敢不盡言、又去秋以來沈雨跨年、
雖為金家涉火之祥、然亦是刑獄充溢、怨歎之氣所致、往建興四
年十二月中、行丞相令史淳于伯刑于市而血逆流長標、伯者小
人雖罪在未允、何足感動靈變致若斯之怪邪、明皇天所以保祐
金家子愛陛下屢見災異殷勤無已、陛下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
皇極之謫、事不虛降、不然恐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
之變、狂狡蠢戾之妖、以益陛下旰食之勞也、臣謹尋案舊經、尚書
有五事供御之術、京房易傳有消復之救、所以緣咎而致慶、因異
而邀政、故木不生庭、太戊無以隆、雉不鳴鼎、武丁不為宗、夫寅畏
者所以饗福、怠傲者所以招患、此自然之符應、不可不察也、案解

卦繇云、君子以赦過宥罪、既濟云、思患而豫防之、郊祀者、以通天人之誠感、因農祥而祈事、上乃致敬于黃靈、下以播惠于萌黎者也、已上三十二字依御覽五百二十七補 臣愚以為于卦之義、既郊之後、已上八字依御覽補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贊陽布惠、使幽蟄之人、應養生以悅育、否滯之氣、隨谷風而紓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藉開塞而曲成者也、臣竊觀陛下貞明仁恕、體之自然、天假其祚、奄有區夏、啟重光于已昧、廓四祖之遐武、祥靈表瑞、人鬼獻謀、應天順時、殆不尚此、然陛下即位以來、中興之化未闡、雖躬綜萬機、勞逾日昃、玄澤未加于羣生、聲教未被乎宇宙、臣主未寧于上、黔細未輯于下、鴻雁之詠不興、康衢之歌不作者、何也、杖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風先彰、經國之略未震、而軌物之迹屢遷、夫法令不一、則人情惑、職次數改、則覬覦生、官方不審、則秕政作、懲勸不明、則善惡渾、此有國者之所慎也、臣竊為陛下惜之、夫以區區之曹參、猶

能遵蓋公之一言，倚清靖以鎮俗，寄市獄以容非，德音不忘，流詠于今。漢之中宗，聰悟獨斷，可謂令主，然厲意刑名，用虧純德。老子以禮為忠信之薄，況刑又是禮之糟粕者乎。夫無為而為之，不宰以宰之，固陛下之所體者也。恥其君不為堯舜者，亦豈惟古人，是以敢肆狂瞽，不隱其懷。若臣言可採，或所以為塵露之益；若不足採，所以廣聽納之門。願陛下少留神鑒，賜察臣言。晉書郭璞傳

因天變上疏

臣以頑昧，近者冒陳所見，陛下不遺狂言，事蒙御省。伏讀聖詔，歎懼交戰。臣前云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為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疑將來必有薄蝕之變。此月四日，日出山六七丈，精光潛暗，而色都赤，中有異物，大如雞子，又有青黑之氣，共相薄擊，良久方解。案時在歲首純陽之月，日在癸亥全陰之位，而有此異，殆元首供禦之義不顯，消復之理不著之所致也。計去微臣所陳，

未及一月而便有此變益明皇天留情陛下懇懇之至也往年歲
末太白蝕月今在歲始日有咎謫曾未數旬大雷再見日月告釁
見懼詩人無曰天高其鑒不遠故宋景言善熒惑退次光武寧亂
呼沲結冰此明天人之懸符有若形影之相應應之以德則休祥
臻酬之以怠則咎徵作陛下宜恭承靈譴敬天之怒施沛然之恩
諧玄同之化上所以允塞天意下所以弭息群謗臣聞人之多幸
國之不幸赦不宜數實如聖旨臣愚以為子產之鑄刑書非政事
之善然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隨時之
宜亦聖人之所善者此國家大信之要誠非微臣所得干預今聖
朝明哲思弘謀猷方闢四門以亮采訪輿誦于群心況臣蒙珥筆
朝末而可不竭誠盡規哉 晉書郭璞傳

皇孫生上疏

有道之君未嘗不以危自持亂世之主未嘗不以安自居故存而

不忘亡者三代之所以興也、亡而自以爲存者三季之所以廢也、是以古之令主、開納忠讜、以弼其違、標顯功直、用攻其失、至乃聞一善則拜、見規誠則懼、何者、蓋不私其身、處天下以至公也、臣竊惟陛下符運至著、勳業至大、而中興之祚不隆、聖敬之風未躋者、殆由法令太明、刑教太峻、故水至清則無魚、政至察則衆乖、此自然之勢也、臣去春啟事、以囹圄充斥、陰陽不和、推之卦理、宜因郊祀作赦、以蕩滌瑕穢、不然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其後月餘日、果薄蝕、去秋以來、諸郡並有暴雨、水皆洪潦、歲用無年、適聞吳興復欲有構妄者、皆微漸成、臣甚惡之、頃者以來、役賦轉重、獄犴日結、百姓困擾、甘亂者多、小人愚嶮、共相扇惑、雖勢無所至、然不可不虞、案洪範傳、君道虧則日蝕、人憤怨則水涌溢、陰氣積則下代上、此微理潛應、已著實于事者也、假令臣遂不幸謬中、必貽陛下側席之憂、今皇孫載育、天固靈基、

黔首顒顒、實望惠潤、又歲涉午位、金家所忌、宜于此時崇恩布澤、則火氣潛消、災讁不生矣、陛下上承天意、下順物情、可因皇孫之慶、大赦天下、然後明罰敕法、以肅理官、克厭天心、慰塞人事、兆庶幸甚、禎祥必臻矣、臣今所陳、蹔而省之、或未允聖旨、久而尋之、終見臣誠、若所啟上合、願陛下勿以臣身廢臣之言、臣言無隱、而陛下納之、適所以顯君明臣直之義耳、晉書郭璞傳

諫留任谷宮中疏

任谷所為妖異、無有因由、陛下玄鑒廣覽、欲知其情狀、引之禁內、供給安處、臣聞為國以禮正、不聞以奇邪、所聽惟人、故神降之吉、陛下簡默居正、動遵典刑、案周禮、奇服怪人不入宮、況谷妖詭怪人之甚者、而登講肆之堂、密邇殿省之側、塵黷日月、穢亂天聽、臣之私情、竊所以不取也、陛下若以谷信為神靈所憑者、則應敬而遠之、夫神聰明正直、接以人事、若以谷為妖蠱詐妄者、則當投畀

裔土不宜令褻近紫闥若以谷或是神祇告譴爲國作眚者則當克己修禮以弭其妖不宜令谷安然自容肆其邪變也臣愚以爲陰陽陶蒸變化萬端亦是狐狸魍魎憑假作慝願陛下採臣愚懷特遣谷出臣以人乏忝荷史任敢忘直筆惟義是規晉書郭璞傳時暨陽人任谷因耕息于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後詣闕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谷于宮中璞復上疏

諫禁荻地疏

不宜禁荻地禮云名山大澤不封蓋欲與民通才共利不獨專之也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二十終

全晉文卷一百二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郭璞二

奏事

臣以為珍奇靡麗之物，誠是玩弄之所寶，然非經國之至寶。御覽八百十二

奏請平刑

臣聞上古象刑，而民不犯，中古明刑，以致刑措，故立刑以禁刑，立殺以去殺，重之以死，所以求其生，峻之以刑，所以輕其死，死由于法輕，生存乎法重，此亡防之成標也。然則刑無輕重，用之唯平，非平法之為難，患在斷之為難，是以子皇行戮，刖者忘痛，釋之典刑，民無怨色，何者，積之于誠也。案癸酉詔書之旨，專為邊城賓之裔士，濟當時一切之用，非為經遠之法，亦是中夏全平之時，威御足

指控制故可得行之矣欲役無賴子弟驅不逞之人聚之于空荒四維之地將已扞圉牧圉未見其利也且濱接鄰狄密邇姦藪退未絕其巨猾之顧進無以塞其逋逃之門五流三括誠古之犯刑論之于今事實難行且律令已跨三代歷載所遵未易輕改者也是以刑法不專則名宰者與政令數變則人志無繫子產患其如此故矯先正議事之制而立刑書之辟皆所以弼民心而正羣惑者也藝文類聚五十四

客傲

客傲郭生曰玉以兼城爲寶士以知名爲賢明月不妄映蘭葩豈虛鮮今足下既以拔文秀于叢薈蔭弱根于慶雲陵扶搖而竦翮揮清瀾以濯鱗而響不徹于一皋價不登乎千金傲岸榮悴之際頡頏龍魚之閒進不爲諧隱退不爲放言無沈冥之韻而希風乎嚴先徒費思于鑽味蔑洞林乎連山尚何名乎夫攀驪龍之鬚撫

翠禽之毛而不得絕霞肆跨天津者末之前聞也郭生粲然而笑曰鷦鷯不可與論雲翮井蛙難與量海鼇雖然將祛子之惑訊㠯未悟其可乎乃將地維中絕乾光墜采皇運暫迴廓祚淮海龍德時乘羣才雲駭藹若鄧林之會逸翰爛若溟海之納吞濤不煩咨嗟之訪不假蒲帛之招羈九有之奇駿咸總之于一朝豈惟豐沛之英南陽之豪昆吾挺鋒驌驦軒髦杞梓競敷蘭蕙爭翹嚶聲冠于伐木援類繁乎拔茅是㠯水無浪士巖無幽人刈蘭不暇樸桂不給安事錯薪乎且夫窟泉之潛不思雲翬熙冰之采不羨旭晞混光耀于埃藹者亦曷願滄浪之深秋陽之映乎登降紛于九五淪湧懸乎龍津蚓蛾㠯不才陸槁蟒蛇㠯騰騖暴鱗連城之寶藏于褐衷三秀雖蘊糜于麗采香驅乎芬賈惡乎在是㠯不塵不冥不驪不騂支離其神蕭悴其形形廢則神王跡麤而名生體全者爲犧至獨者不孤傲俗者不得㠯自得默覺者不足㠯涉無故不

恢心而形遺、不外累而智喪、無巖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玄悟不以應機、洞鑒不以昭曠、不物物我我、不是是非非、忘意非我意、意得非我懷、寄群籟乎無象、域萬殊于一歸、不壽殤子、不夭彭涓、不壯秋毫、不小太山、蚊淚與天地齊流、蜉蝣與大椿齒年、然一闔一開、兩儀之跡、一沖一溢、懸象之節、渙沍期于寒暑、凋蔚要乎春秋、青陽之翠秀、龍豹之委穎、駿狼之長暉、玄陸之短景、故梟壤爲悲欣之府、胡蝶爲物化之器矣、夫欣黎黃之音者、不顰蟪蛄之吟、豁雲臺之觀者、必閟僻索之歡、縱踏而詠採薇、擁璧而歎抱甑、戰機心以外物、不能得意于一弦、悟往復于嗟歎、安可與言樂天者乎、若乃莊周偃蹇于漆園、老萊婆娑于林窟、嚴平澄漠于塵肆、梅眞隱淪乎市卒、梁生吟嘯而矯跡、焦光混沌而槁杌、阮公昏酣而賣傲、翟叟遯形以倏忽、吾不能幾韻于數賢、故寂然玩此員策與智骨。晉書郭璞傳

爾雅敘

夫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敘詩人之興詠、總絶代之離詞、辯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奧、摛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于爾雅、爾雅者、蓋興于中古、隆于漢氏、豹鼠既辯、其業亦顯、英儒贍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靡不欽玩耽味、爲之義訓、璞不揆檮昧、少而習焉、沈研鑽極、二九載矣、雖注者十餘、然猶未詳備、並多紛謬、有所漏略、是以復綴集異聞、會稡舊說、攷方國之語、采謠俗之志、錯綜樊孫、博關羣言、剟其瑕礫、搴其蕭稂、事有隱滯、援據徵之、其所易了、闕而不論、別爲音圖、用袪未寤、輒復擁篲清道、企望塵躅者、以將來君子、爲亦有涉乎此也、唐石經爾雅

方言敘

蓋聞方言之作、出乎輶軒之使、所以巡遊萬國、采覽異言、車軌之

所交人迹之所蹈靡不畢載以爲奏籍周秦之季其業瀕廢莫有存者暨乎揚生沈淡其志歷載構綴乃就斯文是以三五之篇著而獨鑒之功顯故可不出戶庭而坐照四表不勞疇咨而物來能名攷九服之逸言標六代之絕語類離詞之指韻明乖途而同致辨章風謠而區分曲通萬殊而不雜真洽見之奇書不刊之碩記也余少玩雅訓旁味方言復爲之解觸事廣之演其未及摘其謬漏庶以燕石之瑜補琬琰之瑕俾後之聘涉者可以廣寤多聞爾

影宋本方言

注山海經敘

世之覽山海經者皆以其閎誕迂誇多奇怪俶儻之言莫不疑焉嘗試論之曰莊生有云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吾于山海經見之矣夫以宇宙之寥廓羣生之紛紜陰陽之煦蒸萬殊之區分精氣渾淆自相濆薄遊魂靈怪觸象而構流形于山川麗狀于木石

者惡可勝言乎然則總其所㠯乖鼓之于一響成其所㠯變混之于一象世之所謂異未知其所㠯異世之所謂不異未知其所㠯不異何者物不自異待我而後異異果在我非物異也故胡人見布而疑黂越人見罽而駭毳夫翫所習見而奇所希聞此人情之常蔽也今略舉可㠯明之者陽火出于冰水陰鼠生于炎山而俗之論者莫之或怪及談山海經所載而咸怪之是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也不怪所可怪則幾于無怪矣怪所不可怪則未始有可怪也夫能然所不可不可所不可然則理無不然矣案汲郡竹書及穆天子傳穆王西征見西王母執璧帛之好獻錦組之屬穆王享王母于瑤池之上賦詩往來辭義可觀遂襲昆侖之丘遊軒轅之宮眺鍾山之嶺玩帝者之寶勒石王母之山紀跡玄圃之上乃取其嘉木豔草奇鳥怪獸玉石珍瑰之器金膏燭銀之寶歸而殖養之于中國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盜驪左驂騄耳造父為

御犇戎爲右萬里長騖㠯周歷四荒名山大川靡不登濟東升大人之堂西燕王母之廬南轢黿鼉之梁北躡積羽之衢窮歡極娛然後旋歸案史記說穆王得盜驪騄耳驊騮之驥使造父御之㠯西巡狩見西王母樂而忘歸亦與竹書同左傳曰穆王欲肆其心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跡焉竹書所載則是其事也而譙周之徒足爲通識瑰儒而雅不平此驗之史考㠯著其妄司馬遷敘大宛傳亦云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所謂崑崙者乎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不亦悲乎若竹書不潛出于千載㠯作徵于今日者則山海之言其幾乎廢矣若乃東方生曉畢方之名劉子政辨盜械之尸王頎訪兩面之客海民獲長臂之衣精驗潛效絕代懸符於戲羣惑者其可㠯少寤乎是故聖王原化㠯極變象物㠯應怪鑒無滯賾曲盡幽情神焉廋哉神焉廋哉蓋此書跨世七代歷載三千雖暫顯于漢而尋亦寢廢其山川名號所

在名有外謬與今不同師訓莫傳遂將湮泯道之所存俗之所喪悲夫余有懼焉故爲之創傳疏其壅閡闢其茀蕪領其玄致標其洞涉庶幾令逸文不墜于世奇言不絕于今夏后之跡靡栞于將來八荒之事有聞于後裔不亦可乎夫翳薈之翔叵以論垂天之凌蹏涔之遊無以知絳虬之騰鈞天之庭豈伶人之所躡無航之津豈蒼兕之所涉非天下之至通難與言山海之義矣嗚呼達觀博物之客其鑒之哉道藏本山海經

爾雅圖贊

謹案隋志注梁有爾雅圖贊二卷郭璞撰亡舊唐志復有之宋已後不著錄近惟余蕭客古經解鉤沈邵晉涵爾雅正義略采數事漸落者十八九張溥本則與山海經圖贊附雜絕不區分今從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寫出四十八篇依爾雅經文先後編次之

釋器

鼎

九牧貢金，鼎出夏后，和味養賢，以無化有，赫赫三事，鑒于覆餗。藝文類聚九十九

金銀

惟金三品，揚越作貢，五材之珍，是謂國用，務經軍農，爰及雕弄。藝文類聚八十三，初學記二十七

筆

上古結繩，易以書契，經緯天地，錯綜羣藝，日用不知，功蓋萬世。藝文類聚五十八，初學記二十一

珪

玉作五瑞，辯章有國，君子鳴佩，亦以表德，永觀厥祭，時惟文則。藝文類聚八十三

釋天

星

茫茫地理，燦爛天文，四靈垂象，萬類羣分，眇觀六沴，咎徵惟君。藝文類聚一

祭天地

祭地肆瘞，郊天致禋，氣升太一，精淪九泉，至敬不文，明德惟鮮。藝文類聚一初學記一

釋地

比目魚

比目之鱗，別號王餘，雖有二片，其實一魚，協不能密，離不為疏。藝文類聚九十九

比翼鳥

鳥有鶼鶼，似鳧青赤，雖云一質，氣同體隔，延頸離鳴，翻能合翮。藝文

類聚九十九

比肩獸

蟨與岠虛，作兔作鼠，長短相濟，彼我俱舉，有若自然，同心共膂。藝文類聚九十九

枳首蛇

夔稱一足，虵則二首，少不知無，多不覺有，雖資天然，無異駢拇。藝文類聚九十六

釋山

太室山

嵩惟嶽宗，華岱恆衡，氣通元漠，神洞幽明，嵬然中立，衆山之英。藝文類聚七　案道藏本山海經已此爲中山經贊，驗文與爾雅上下文合，今移正

釋水

水

川瀆綺錯，渙瀾流帶，潛潤旁通，經營華外，殊出同歸，混之東會。藝文類聚八、初學記六

釋草

蘼蕪

蘼蕪善草，亂之蛇床，不隕其實，自別曰芳，佞人侶智，巧言如簧。藝文類聚八十一、御覽九百八十三、大觀本草七

芙蓉

芙蓉麗草，一曰澤芝，泛葉雲布，映波赮熙，伯陽是食，饗比靈期。藝文類聚八十二

麻

草皮之良，莫貴于麻，用無不給，服無不加，至物在邇，求之好遐。藝文類聚八十五

萍

萍之在水猶卉植地靡見其布漠爾鱗被物無常託執之所寄藝文類聚八十二

菊

菊名日精布華玄月仙客薄采何憂華髮藝文類聚八十一又御覽九百九十六作仙客是尋薄採薄捋

款冬釋草菟奚顆涷注款冬也

吹萬不同陽煦陰蒸款冬之生擢穎堅冰物體所安焉知渙凝藝文類聚八十一

芣苢

車前之草別名芣苢王會之云其實如李名之相亂在乎疑似藝文類聚八十一

卷施

卷施之草拔心不死屈平嘉之諷詠以比取類雖邇興有遠旨藝文

類聚八十一

釋木

柚

厥苞橘柚，精者曰柑，實染繁霜，葉鮮翠藍，屈生嘉樹，己為美談。藝文類聚八十七御覽九百六十六九百七十三

棗

建國辨方，外朝九棘，因材制義，赤心觚直，諤諤卿士，亮此袞職。初學記二十八御覽九百六十五

梧桐

桐實嘉木，鳳凰所栖，爰伐琴瑟，八音克諧，歌以永言，噰噰喈喈。藝文類聚八十八

五果

果蓏之品，劉哩因宜，雖曰微賓，貴賤有差。御覽九百六十四

蟬

蟲之精絜、可貴惟蟬、潛蛻棄穢、飲露恆鮮、萬物皆化、人胡不然 藝文類聚九十七

蚯蚓

蚯蚓土精、无心之蟲、交不以分、淫于阜螽、觸而感物、无乃常雄、御覽九百四十七

螳蜋

螳蜋飛蟲、揮斧奮臂、當轍不迴、句踐是避、勇士致斃、勵之以義 藝文類聚九十七 御覽九百四十六

蚍蜉

蚍蜉瑣劣、蟲之不才、感陽而出、應雨講台、物之无懷、自然知來 御覽九百四十七

尺蠖

貴有可賤，賤有可珍，嗟茲尺蠖，體此屈伸，論配龍蛇，見歎聖人。藝文類聚九十七 御覽九百四十八

螢火

熠燿宵行，蟲之微么，出自腐草，煙若散熛，物之相煦，孰知其陶。藝文類聚九十七 初學記三十

釋魚

蚌

萬物變蛻，其理無方，雀雉之化，含珠懷璫，與月盈虧，協氣晦望。藝文類聚九十七 初學記二十七

貝

先民有作，龜貝為貨，貴以文采，賈以小大，簡則易資，犯而不過。藝文類聚八十四

騰蛇

騰蛇配龍，因霧而躍，雖欲升天，雲罷陸漠，材非所任，難以久託。藝文類聚九十六

蟒蛇

蠢蠢萬生，咸以類長，惟蛇之君，是謂巨蟒，小則數尋，大或百丈。藝文類聚九十六

龜

天生神物，十朋之龜，或游于火，或游于蓮，雖云類殊，象二一歸齊靈致用，極數盡幾。藝文類聚九十六、初學記三十

釋鳥

燕

燕燕于飛，瑞娀以卵，玄玉是發，聖敬日遠，商人是頌，詠之弦管。藝文類聚九十二

翡翠

翠雀麋鳥，越在南海，羽不供用，肉不足宰，懷璧其罪，賈害㠯采。藝文類聚九十二

鼯鼠

鼯之為鼠，食煙棲林，載飛載乳，乍獸乍禽，皮籍孕婦，人為大任。藝文類聚九十五

釋獸

貔

書稱猛士，如虎如貔，貔蓋豹屬，亦曰執夷，白狐之云，自是而非。藝文類聚九十五

麟

麟惟靈獸，與麐同體，智在隱蹤，仁表不抵，孰為來哉，宣尼揮涕。藝文類聚九十八

犀

犀之爲狀，形兼牛豕，力無不傾，吻無不靡，呂賄嬰茲，因乎角猗。藝文類聚九十五，御覽八百九十

猩猩

能言之獸，是謂猩猩，厥狀似猪，號音若嬰，自然知往，頗識御覽作測物情。藝文類聚九十五，御覽九百八

鼷鼠

小鼠曰鼷，實有螫毒，乃食郊牛，不恭是告，厥譴惟明，微乎其覺。

鼫鼠

五能之鼠，伎無所執，應氣而化，翻飛鴽集，詩人歌之，無食我粒。

鼮鼠

有鼠豹采，厥號爲鼮，漢朝莫知，郎中能名，賞以束帛，雅業遂盛。

鼠

或以尾翔或以髯淩飛鼠鼓翰翛然皆騰用無常所唯神斯憑藝文類聚九十五

釋畜

馬

馬出明精祖自天駟十閑六種各有名類三才五御驁駿異轡藝文類聚九十三

羊

月氏之羊其類在野厥高六尺尾亦如馬何以審之事見爾雅藝文類聚九十四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督糧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二十一終